

双钩行动

叶咏芳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双钩行动

叶咏芳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双
钩

李
奇

双 钩 行 动

叶 咏 芳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6.8333印张 2插页 117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

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14,400

书号: 10173·677 定价: 0.80元

陶煌撕下墙上那张印着1948年10月20日的日历，然后随手拉开写字桌的抽屉，搬掉几本书籍，在特制的夹层下取出一叠稿件，谨慎地放在贴身的口袋里，再按原样关上抽屉。他看了下手表，正是七点，就走出书房，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走下楼梯。走过客厅时，听到右侧房间传来几个女人的笑声和牌响，他知道嫂子尹惠又在和几个牌友玩麻将牌了。

这时的宾市，华灯初上。陶煌穿了一件藏青哔叽长衫，长长的花呢西装裤脚盖住棕色皮鞋，这是大学生中流行的穿着。他刚走出家门，只见一辆乳白色的小汽车疾驶而来，在他面前嘎然刹住，接着跳下一个女郎，上穿赭色麂皮茄克衫，紫红色的尖领衬衣，下穿蓝布牛仔褲，显得婀娜多姿。她是陶煌的同学，又是他嫂子的表妹，叫莲丽。

“正巧！我正要找你。”她冲着陶煌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陶煌心里不高兴，但没有表示出来。

“你先答应我，我再说。”莲丽撒娇说。

“那怎么行。”陶煌对任性的莲丽说。

“今晚有个‘派对’（舞会），你陪我去好吗？”莲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今晚实在抽不出时间。”陶煌回答得很有礼貌。

“你总是没有空！”莲丽哀怨而又多情地盯他一眼，又问：“表姐在家吗？”

“在家，正在打牌，你找她去吧！”陶煌微笑着说。他为这么快就摆脱莲丽纠缠而暗自高兴。

“你等着，下一次我一定要逮住你！”莲丽娇声地说着，朝大门走去。

瞧着莲丽的背影，他如释重负，深深地吁了口气。他怕耽误时间，看了下手表，加快速度，向西而行。很快，他跳上了一辆电车，车厢内寥寥几个乘客。他倚门而立。电车驶过赛似白昼的闹市，又越过两个站头，到了顺昌路。他跳下车，慢慢地向一条僻静的路走去。这条路他非常熟悉，每一个铺面以及它们的排列，闭上眼睛都能默念出来：铜锡店、棉花店、老虎灶、酒店，再过去就是烟纸店……这并不

是由于他经常来这里的缘故，或者他具有超人的记忆力，而是出于工作的需要。就在这烟纸店的假三楼上，我们地下党组织在这里设了一个点，把《星光报》的来自各方面的稿件集中起来，编辑加工，然后送往地下印刷厂。负责这个联络点的罗角，原是陶煌中学时代肝胆相照的同学。后来罗角由于家境贫困，只得辍学，在一家百货商店当个小职员，而陶煌却升入大学，继续念书。两人的处境虽然不同，但交往仍然非常密切。陶煌被吸收入党后，同学加同志，两人的友谊更加牢固了。陶煌对罗角是十分敬佩的，因为罗角为人真诚，意志坚强，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。

陶煌警惕地环顾周围，沿着人行道缓步而行，端详着来往的行人，然后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站定。这里和对面的烟纸店是个斜角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和火柴，趁着点燃卷烟的时候，略微抬头，迅速向烟纸店屋顶上的老虎窗瞥了一眼，顿时心中不由大吃一惊，手中夹着的香烟差点掉落。原来那老虎窗内透出明亮的灯光，四扇关着的玻璃窗被花布窗帘遮住一半。这不是罗角和他约定的暗号。是出事了，还是罗角疏忽了约定的日期？但不管怎样，此地不可久留！陶煌立刻镇定自若地继续向前走

去。

忽然，一个人影从酒店内窜了出来，行动诡秘地跟在他身后。陶煌心里明白，罗角肯定出事了，刚才自己在路灯下的行动已引起特务的注意，因此被特务盯上了。但他仍然装成毫不在乎的样子漫步向前。谁知对面人行道的阴暗处，又窜出一个身穿黑色皮茄克戴着鸭舌帽的人。陶煌一见就知，又是一个特务，现在前后都被盯住了，他心中未免有些慌乱，因为口袋里装着《星光报》的稿件。他知道此时要脱身是不可能的。怎么才能摆脱两个尾巴呢？他边走边思考，估计对方不会立刻采取行动，可能只是对自己抱有怀疑，或者另有目的。他走到十字路口，就顺着左手拐弯，只见不远处射来五颜六色的灯光。

原来前面就是宾市一家最大的舞厅，由霓虹灯组成的“仙女舞厅”四个大字，把周围照耀得光怪陆离。陶煌心想，先到这里看看再说，再见机而行，于是稍稍加快步伐，走入了舞厅。

因为时间尚早，舞池边空座颇多，舞池内只有六、七对人在婆娑起舞。陶煌在进门不远的地方，选择个座位。向侍者要了一杯清茶，然后，若无其事地向四周环顾。一个身穿黑呢

中山装的人急匆匆走进门来，就在靠门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陶煌判定，这个人正是从酒店窜出来，跟在自己后面的尾巴。陶煌点起一支烟，怡然自得地吐出一个个烟圈。其实他的心弦绷得很紧，很紧。

舞女大班看陶煌一人独坐，走过来殷勤地问道：“先生，您要不要请位舞伴？”

陶煌想了一下，点点头，表示要个舞伴。

一会儿功夫，舞女大班带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舞女，名叫露莎。露莎一见陶煌，不由露出惊异的目光。因为到这个地方来玩的，都是那些一掷千金的巨贾豪富和军政要人，虽然也有些年轻人，但也全是西装革履、油头粉脸的公子哥儿，而眼前这个青年，完全是一副大学生打扮，却是罕见。陶煌心里自然明白，自己这样的穿着，在这种场合实在太不相称，但也顾不上这些了，眼下主要是设法甩掉那两条尾巴。

两首乐曲过后，陶煌硬着头皮邀请对方跳舞。因为，一方面刚才奏的舞曲都是华尔兹，他不会跳；另一方面，老是坐着，更要引起特务的怀疑。现在奏起了慢四步的舞曲，这是嫂子最近硬教他学会的，想不到在这里派了用场。

一个长发披肩的歌女走到话筒前，微摇着身体，用低沙的声音唱起了：“我爱你……。”陶煌心里不由地感到一阵厌恶……

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露莎轻声地问。

“我姓陶。”

“您是第一次来吧？”露莎好奇地问。她对这位不修边幅而十分英俊的大学生，不由产生了好感。她把身躯紧紧贴住陶煌的胸膛，陶煌腼腆地把身子后缩，他从来没有和女子这样接触过，不禁后悔不该来到这里。而露莎见他这副窘态，越发产生好感，用各种语言来逗他，探他。陶煌心里烦极了，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。但是他清楚，现在千万要沉着，至少该把身边的稿件毁灭掉。他佯装回答露莎的问话，两眼却警觉地注视着那个穿中山装的家伙。只见那个人走了出去，不久又匆匆地走了回来。陶煌估计，可能是去打电话请示上级，也许是去布置对付自己的行动。

一曲终了，他们刚走回座位，舞女大班过来向陶煌打招呼，要把露莎带到别的座位去。露莎在陶煌耳旁轻声嗲气地说：“我就回来，您等着。”说完，丢了个媚眼，扭着腰肢走了。

这时舞厅内已经座无虚席，人声、音乐声、

烟味、酒味……乌烟瘴气，昏乱嘈杂。舞客还在络绎不绝地涌进来，在人流中，陶煌一眼认出两个人。一个是他的哥哥陶辉，穿了一套没佩领章的呢军装，瘦削的脸上显出自负的神色。陶辉出身国民党中央军校，抗日初期还是个少尉副官，后受专门训练，改干情报工作。由于他长袖善舞，精明干练，颇受上司赏识。因此抗战胜利后，摇身一变，成为接收大员。现在他是宾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处长，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。走在他身旁的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子，是陶辉的同窗好友黄秉仁，他比陶辉混得更得意，新近又被保荐在南京总统府里当侍从副官，他八面玲珑，消息灵通，是当今的红人。

当然，黄秉仁每次来宾市，总要给陶辉带来一些内幕消息。尽管他们两人称兄道弟，有着一、二十年的所谓友情，其实无非是相互利用而已。黄秉仁需要利用陶辉在地方上的实权和势力，为他搞投机倒把，走私贩卖。而陶辉却要利用黄秉仁的地位和政治关系，为自己的晋升架桥铺路。因此黄秉仁的到来，陶辉自然要竭尽地主之谊，热情招待。他深知黄秉仁虽已年近半百，却是个色中饿鬼，为了投其所好，就整天陪他吃喝玩乐。

自从陶辉进来，陶煌就注意他的行动，同时，端起杯子遮住自己的脸，避免陶辉可能投来的目光。

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！”陶煌灵机一动，当机立断，立刻吩咐侍者结帐。

他刚付帐，瞥见那个穿中山装的特务也在结帐。正在这时，露莎走了过来，惊讶地问道：“陶先生，您怎么要走了？”

“我还有点事，下次再来。”陶煌向她表示歉意。

“不，您不要走，我特地抽身过来陪你的。”露莎有点失望。

“我真的有事，下次一定来。”陶煌为了摆脱露莎的羁绊，不得不这样说。

“那您明天一定来。”露莎依依不舍地说。

陶煌没有回答，微笑地点下头。

说话间，陶煌看见那个特务已站在进口处，似乎在等他出去。他沉着地走出舞厅，站在大门口向对面望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哥哥那辆黑色别尔克轿车，正停在对面路边上。他再看左右两边，那个头戴鸭舌帽、身穿茄克衫的家伙正靠在左边墙上，嘴里叼着香烟，一条右腿不住地抖动着，斜眼盯视着自己身后。陶煌

心里明白，穿中山装的特务就在自己身后。他佯装不知，泰然地步下仙女舞厅大门的台阶，穿过马路而去。他刚要走近轿车，忽然有人在他后肩拍了两下，转身一看，原来就是穿皮茄克的家伙，陶煌以蔑视的口吻问：“干吗？”

“你自己明白，跟我走！”穿皮茄克的把衣领一翻，露出一枚徽章。“中统的。”

“中统的又怎么样？你别看错人！”陶煌气愤地说。

“哼！看错人？你别想瞒过我们的眼睛，刚才你去哪儿了？”穿茄克衫的自信地问。

“这个你管不着，我高兴到哪儿就到哪儿。你替我滚开！”陶煌说完回过身去……

“好啊！你敬酒不吃要吃罚酒！”那人一把抓住陶煌的衣服。

陶煌心想，现在可得给他一个下马威了，于是猛地转过身去，抬起右手，狠狠地朝对方脸上抽了一个耳光，怒斥道：“你瞎了眼！”说完就返身走了几步来到哥哥的小轿车边，立刻拉开车门，进入车厢。穿茄克衫的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，自然怒火万丈，立刻拔出手枪，但见陶煌上了小轿车，又不禁一呆。

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林生，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，立刻推门下车，责问那穿茄克衫的，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穿茄克衫的见这个司机年轻力壮，穿了一身军装，领章上的衔头是少尉，心想碰上顶头货了，一时不知所措。这时穿中山装的也赶了过来，问道：“老三，怎么啦？”

“他妈的，这小子动手打人！”老三指着坐在车厢内的陶煌丧气地说。

穿中山装的毕竟老于世故，见到司机是个少尉，想必车主人来头不小，心想“光棍不吃眼前亏”，立刻换上笑脸问林生：“请问是哪个部分的？”

“你们自己看！”林生傲慢地回答，同时指着车前的挡风玻璃上面一张圆形的贴纸。两人一看“警”字，知道是警备司令部的车子。穿中山装的何等狡猾，立刻掏出香烟，向林生敬烟，轻声地问：“请问是哪位长官？”

“怎么！还想打破沙锅瓮到底？”林生把香烟推了回去，冷笑地问。

“岂敢，岂敢。”穿中山装的知道碰了钉子。“误会，完全是误会。刚才这位弟兄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多多包涵，不知那位是……。”

“告诉你别问了，有事可来司令部！”林生说完就掉头走进驾驶室，立刻打开油门，把车子开走，两个家伙楞在路中间，面面相觑。

“四少爷，回家？”林生问陶煌。

“嗯，你先送我回去，再来等处长。”陶煌回答说。

这时，坐在车厢内的陶煌，不禁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把心中的石头放了下来。同时他的思路迅速地集中到联络点的问题上来。按照他和罗角规定的暗号：关灯，窗帘全部拉上，是表示安全，可以进屋。如果出现危险，在可能的条件下，在窗台口的屋面上，将放上扫帚、破盆、坏罐等东西，而今晚怎么会出现开灯，拉上一半窗帘的情况呢？难道是特务布下的诱饵？可敌人也不会这样愚蠢啊，凭什么要这样布置呢？他反复思考，找不出答案。现在他唯一焦灼不安的是：罗角同志是否已经被捕？党组织和地下印刷厂是否已经暴露？敌人又是怎样发觉罗角的？党组织是否已经知道联络点出了事？因为他除了知道罗角可能被捕，联络点已被监视，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。他必须及时和党组织取得联系，把今晚的遭遇向领导汇报……

陶辉和黄秉仁在仙女舞厅各自搂着舞女，随着菲律宾乐队演奏的刺耳的乐曲如痴似狂地跳着、扭着，丑态毕露。乐曲一停，他们把舞女打发走，两人回到舞池畔的座位上。黄秉仁

一个劲地喘着大气。陶辉斟满了一杯香槟酒，小心翼翼地递给黄秉仁。

“秉仁兄，为您的高升，小弟敬您一杯。可是老兄，别忘拉小弟一把啊！”陶辉一脸谄笑，奉承地高举酒杯。

“老弟，你也太抬举我了，我只是徒有虚名而已。常言道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凭你现在的实力，兄弟我可是望尘莫及罗。”黄秉仁举杯一饮而尽，然后举起那只布满黑茸毛的手，对陶辉肩上轻轻打了一拳。

“这还不是全靠老兄的大力提携，兄弟才有今日。”陶辉自然明白对方的含意。

“哪里，哪里。老弟，你这就不是知己人的话了。咱们是同舟共济，唇齿相依啊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交际广，开支大，一点点薪俸，真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全仗老弟助我一臂之力啊！”黄秉仁一双肉眼，露出贪婪的目光。

“情报是您的来由，本钱是您老兄自己的，我只是代劳而已……。”

正说到此，一个侍者走过来，在陶辉耳旁轻轻地说了几句。陶辉向黄秉仁打了个招呼，就走了出去。不一会就走了回来，对黄秉仁说：“秉仁兄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！”

“什么消息？”黄秉仁睁大眼睛问。

“上次您嘱咐我买进的那批盘尼西林，我叫人算了上帐，刚才来电话了，估计可赚……”陶辉伸出五个指头。

“五根大条？！”黄秉仁高兴得满脸通红，马蹄型的秃顶上渗出了汗水。

“我这是知恩报恩啊！”陶辉瞟去一眼，话中有话。“来，为老兄的财运亨通干杯！”陶辉举起酒杯。

陶辉心里明白，黄秉仁是个跪拜赵公财神爷的信徒，要把他当作靠山，在上面能有个关照，对自己不断传递一些重要消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金钱。果然，黄秉仁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干，接着凑过身来，在陶辉耳旁轻声地说：“老头子对你们宾市的工作很不满意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陶辉吃惊地问。

“他说，这样有名的国际城市，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竟敢如此猖獗，地下刊物不断出现，扰乱人心，实在有损党国之尊严。”

“难道是我们稽查处的责任？”陶辉不服地说。

“当然，主要责任在于中统和军统，可是你们稽查处也不无关系啊。”

陶辉自然明白这句话的份量，不由问道：

“老头子可有什么高招？”

“老头子有什么办法？不过，可以告诉你，我也是偶然听到的。根据盟国顾问的建议和推荐，去年就已派人到宾市，布置破获共党的地下组织。”

“噢，竟有这样的事？”陶辉沉思地说，“是中统还是军统的？”

“这个……无可奉告，反正此人来头不小，据说才从国外受训回来，老头子亲自发给了特别委任状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老头子已授权此人来领导宾市的情报工作？”陶辉想问个究竟。

“没有这样的名义，但是有权指挥和调动。”黄秉仁十分神秘地悄悄说，“据我所知，此人代号‘螳螂’。老弟，这是机密，千万不能泄露啊。”

“奇怪，难道这个‘螳螂’单独活动？不可能吧！”陶辉自问自答。陶辉在宾市也可称得上耳目灵通的人，即使在中统和军统内部，也有他埋下的暗线，而至今对“螳螂”这个消息却一无所知，他不禁茫然若有所失。

“老弟，今后你得处处小心，步步留神，见机而行啊！”黄秉仁警告说。

这时乐队奏起一首软绵婉转的乐曲，麦克